

我老家隶属兴化，在汤庄东南20里，兴泰之间的偏僻农村，西邻江都的武坚。从儿时起，到入城读书，再到工作高邮，六十多年间，先是水网地区，两里一河，三里一港，出门非步即舟；后遇跨县无坦途，无直达车，交通不便，行路难，但多次遇到热心人，当然也偶遇冷漠。至今，虽乡村巨变，往事仍难忘。

我八岁辍学上船四处漂泊，帮助行船，划弯桨，风狂浪恶，躬腰拉纤，跨棺（横卧荒野河堤上）叱狗，尤恨岗亭匪兵拦路乱伸手，水路陆路皆难走。

1950年春，上岸定居，读私塾，船卖了，出门难了。一次母亲带我去陈堡镇看病，说是五里，却先要在家门口过河到河东，向南走阡陌小路，再爬一座嘎吱嘎吱的木桥，沿东岸走到毛家尖（地形似犁头尖），隔着汉港，眺望堡镇北郊船上的艄公，母亲招手，叫喊……耐心等呗，一来，他还想再等几个人一起过呢，半天一桨，慢如蚁行！二来，逆风，靠岸一看，浪花溅湿了船头，上了船，我说：“像过江呢！”妈看了我一眼，艄公一串顺口溜：“毛家尖，太阳不落鬼吃烟（可能是坟地磷火），过条河大半天嘛！”我想，若遇急事，只有借船来了。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乡村城镇化，陈堡比以前扩大了三倍，陈南、陈东、陈北三座宽阔坚实的大桥，飞架南北，汽车、摩托急驰，不见当年渡船，天堑变通途！陈堡早成了兴泰公路旁的一颗明珠！

小学时，既盼到陈东姨家做客，又怕难过河。她家在大河东侧近百米，要么在西边张家沟借小船自己撑过去，回来撑过来还人家；要么喊破嗓子，请行人捎信喊姨母来接，正是河水白茫茫，望眼欲穿急断肠！现在由母亲家门登自行车上公路，飞过城北大桥，向东北一拐就到，十分钟就 OK！

1954年冬，我在兴化中学读书，初一一学期末回家，盼到放寒假，兴奋了一夜，跟上同乡同学的小木船，几个人又撑又划，到唐庄天黑借宿，主人让口大锅给我们煮粥，抱了两捆稻草摊地铺，一夜安稳觉。糟，河水结冰了，好厚！破

时常回忆近三十年前我人生启蒙的一段经历，也是人生的起步。

有时梦回，追忆这段美好时光，仿佛时光倒流，无声地把我带回那个年代、那段青春奔放的岁月，每当想起在部队新兵训练、学习、快乐生活，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仿佛就在昨天。

1985年11月4日上午7时，我们27人在鞭炮锣鼓声中前往镇江火车站，下午近5时搭乘开往福建方向的军列，经历了两天三夜的旅途，到达了目的地——福州，从那一刻起，便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

进入军营接触的第一个老兵，我的班长林敏，福建三明人，在部队已经服役4个年头了，1.94米的大个，虽然很高大，但很灵活，人非常聪明，是当年特招文体兵，灌篮高手。除此以外，他的军事素质、体能样样出色，这些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都一一地展现出来，在他引领下我度过了近三个月的新兵生活。

我们新兵连是个大家庭，三个男兵排，一个女兵排。新兵生活丰富多彩，男女兵同学习、同操课，都处在青春萌动期的年龄，女兵在男兵中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是男兵讨论的话题，每当听到她们清脆、甜美的番号声，总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在近三个月时间里，我们男兵与她们同生活、同学习、同劳动，训练场上一样的摸爬滚打，锤炼军人的作风、磨练军人的意志。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摔打后，我们这群涉世不深的社会青年，脱胎换骨似地变成一个个意气风发、坚强、果敢的军人。回想起当初第一次面对女兵，第一次与女兵握手，第一次与女兵啦啦时那种紧张、激动、羞涩还有一些尴尬的样子，现在都会在心中会意一笑，三个月让我们结下深厚、纯洁的战友情。

当阳光成桶成桶地泼洒下来，当风吹到人脸上了没了刺骨的寒意，当那些瑟缩了一冬天的花呀草呀，终于展颜换装的时候，我知道春天来了。

走在大街上，瞧着那些鲜亮的色彩从身边不时掠过，我会突然有些伤感起来，为自己曾经这样的岁月。年少时家贫，早早知道生活的不易，每每站在服装店里，一边饱眼福，一边无望地揣摩这衣服的价格是否合理。大多时候会很安心地离开，我知道这些靓丽终有一天会离开。不曾想，离开的不只是时间，还有那颗俗世的心呀！

开始现实起来，在这样的春日。会不自

孟城驿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

难忘行路难

□ 黄学根

1956年仲夏，一天下午返校，跟母亲多说了一会话，动身迟了，走十几里小路，到蒋庄西，惨了，村里恶犬狂吠威犹在，前面归鸦凄鸣环树飞，残阳西沉，晚风劲吹，左侧乱坟场，右边芦苇荡！好在我不怕鬼，不怕劫，赶路心切，何谈孤寂！到了老阁南岸渡口，黑透了，我赶紧朝看不见的对岸大喊：“过河噢！”无人应声，小屋无灯，老人睡了，唉，真是隔河千里……我忐忑不安，拼命再喊，有救了，老人：“来了，哪一个？”天不冷，小船离岸了，有节奏的桨劈水声，渐响渐近，老人：“怎么到现在？”我说，“对不起，到兴化的轮船11点经老阁向北，我恋家了。”付了二百元（两分），上岸不久登上盐邵班，想到明早能按时上课，心定了，竟枕浪而眠。到兴中宿舍，姚师傅开门，已近下半夜两点了，若不是老人渡我，我将煎熬荒野，轮船一吻码头，鸣笛而去，我只能百般无奈！

小时候，母亲说过，“出门一时难，有人渡过河，再忙也要放人家，不作兴为难人。”善哉，十二学期往返路迢迢，正是那些与母亲一样的善心人，多次放我过河，或让我搭他们的顺船走了一程又一程，助人情怀昭昭。

工作了。1965年春节后回单位，走了四个多小时，下午才到河口。冰天雪地，旅客少，没车上高邮，一没便民旅社，二没小吃店，正发愁，是厚道人河口粮站的站长接纳了我，食堂用餐，跟他们会计同宿，次晨，早餐后，搭上大拖拉机到三垛才乘上抵邮的汽车。

改革开放，路桥变样，水网变路网。近年来，因常要回老家探望年迈体衰的双亲，又不想经兴化换车走冤路，而是经河口至老阁或甸垛至老阁，直戳兴泰公路向南。好季节，我竟多次放飞自己，骑车一百多里，从家门到家门，经过8个乡镇，39座桥（甸垛线），一路田园风光，壮哉，美哉！

我企盼，有一天，老阁到蒋庄之间的百米“烂”路，也能畅通，就更美了，到那时，路面铺沥青，两边傍绿荫，塘里鸭戏水，天上鸟鸣鸣：“天涯近若邻，百里快乐行！”

我的新兵生活

□ 龙飞

当兵连的生活的确很辛苦、很累、很严格，但每天很充实，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井井有条。期间，说起新兵最怕、最感到紧张的，要数半夜紧急集合那简短、急促的哨声了，哨声背后那种慌乱无措的狼狈相就不在此赘述。而最苦、最累、最枯燥的算得上队列训练了，尤其是正步练习，一步一动，用背包带丈量定位。定位，一定就是半小时以上，那个苦现在想想都感觉可怕。

有过这段经历的人都知道会操、拉歌两个词汇。会操就是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的比学赶超，通过队列等科目比赛，让班、排之间找差距。会操时队列动作的整齐划一是基本要求，三大步伐最后靠脚是关键，听到靠脚声就能知晓队列的水准，会操，我们在靠脚动作上没少下功夫。拉歌一直是部队的传统，部队遇有集会、放电影之前都会拉歌，是活动的前奏。是排、连、营之间以及军兵种之间的一种暗地的较量 and 气势所在，拉歌不在乎音准，而需要高亢、嘹亮的嗓音和团队的协作精神，同踩一个节拍点，犹如万炮齐放，一种气壮山河、排山倒海、永不服输之势。

新兵备受推崇的是个人军事素质及体能。真正受到尊重的人是积极上进的人、刻苦训练的人、各方面素质过硬的人。

新兵连的生活是枯燥的，但也是每个军人最值得记忆的。紧张有序的训练安排，多种多样的军体活动，构成了每个人的美好回忆。新兵生活是艰苦的，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练出坚强意志，才会有苦尽甘来的乐趣——这一切是我人生扬帆起步的开始。

在春天播种

□ 陈惠萍

觉地在那些卖花的车子旁转悠，那绿油油的龙须树，那肥嘟嘟的仙人球，那顶端只一朵红花的“鸿运当头”……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亮人眼，春天似乎一下全被聚在这了。摸摸这一株欢喜，摸摸那一朵也爱，真想把它们全邀回家，可又担心自己的粗手笨脚扰了它们，郁郁的，转入他处。

终藏不住那颗欢喜的心，会暗自开始为它们准备。趁着假日，拉着男生出一道去淘花盆。望着眼前一溜花盆，白的纯净，黑的深沉，陶瓷的古典，想象着那些花草在其间摇曳，会兀自偷笑起来。左挑右选，终于抱着一套青花瓷的花盆回家。花盆被放在车后，一路上，男生双手紧紧扶着，小跑着

冰开船，要船的命，且太慢，我们将船拜托给岸上的主人，归心似箭，步行两小时才回到久别的家，同学家比我还要远。

1956年仲夏，一天下午返校，跟母亲多说了一会话，动身迟了，走十几里小路，到蒋庄西，惨了，村里恶犬狂吠威犹在，前面归鸦凄鸣环树飞，残阳西沉，晚风劲吹，左侧乱坟场，右边芦苇荡！好在我不怕鬼，不怕劫，赶路心切，何谈孤寂！到了老阁南岸渡口，黑透了，我赶紧朝看不见的对岸大喊：“过河噢！”无人应声，小屋无灯，老人睡了，唉，真是隔河千里……我忐忑不安，拼命再喊，有救了，老人：“来了，哪一个？”天不冷，小船离岸了，有节奏的桨劈水声，渐响渐近，老人：“怎么到现在？”我说，“对不起，到兴化的轮船11点经老阁向北，我恋家了。”付了二百元（两分），上岸不久登上盐邵班，想到明早能按时上课，心定了，竟枕浪而眠。到兴中宿舍，姚师傅开门，已近下半夜两点了，若不是老人渡我，我将煎熬荒野，轮船一吻码头，鸣笛而去，我只能百般无奈！

小时候，母亲说过，“出门一时难，有人渡过河，再忙也要放人家，不作兴为难人。”善哉，十二学期往返路迢迢，正是那些与母亲一样的善心人，多次放我过河，或让我搭他们的顺船走了一程又一程，助人情怀昭昭。

工作了。1965年春节后回单位，走了四个多小时，下午才到河口。冰天雪地，旅客少，没车上高邮，一没便民旅社，二没小吃店，正发愁，是厚道人河口粮站的站长接纳了我，食堂用餐，跟他们会计同宿，次晨，早餐后，搭上大拖拉机到三垛才乘上抵邮的汽车。

改革开放，路桥变样，水网变路网。近年来，因常要回老家探望年迈体衰的双亲，又不想经兴化换车走冤路，而是经河口至老阁或甸垛至老阁，直戳兴泰公路向南。好季节，我竟多次放飞自己，骑车一百多里，从家门到家门，经过8个乡镇，39座桥（甸垛线），一路田园风光，壮哉，美哉！

我企盼，有一天，老阁到蒋庄之间的百米“烂”路，也能畅通，就更美了，到那时，路面铺沥青，两边傍绿荫，塘里鸭戏水，天上鸟鸣鸣：“天涯近若邻，百里快乐行！”

新兵连的生活的确很辛苦、很累、很严格，但每天很充实，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井井有条。期间，说起新兵最怕、最感到紧张的，要数半夜紧急集合那简短、急促的哨声了，哨声背后那种慌乱无措的狼狈相就不在此赘述。而最苦、最累、最枯燥的算得上队列训练了，尤其是正步练习，一步一动，用背包带丈量定位。定位，一定就是半小时以上，那个苦现在想想都感觉可怕。

有过这段经历的人都知道会操、拉歌两个词汇。会操就是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的比学赶超，通过队列等科目比赛，让班、排之间找差距。会操时队列动作的整齐划一是基本要求，三大步伐最后靠脚是关键，听到靠脚声就能知晓队列的水准，会操，我们在靠脚动作上没少下功夫。拉歌一直是部队的传统，部队遇有集会、放电影之前都会拉歌，是活动的前奏。是排、连、营之间以及军兵种之间的一种暗地的较量和气势所在，拉歌不在乎音准，而需要高亢、嘹亮的嗓音和团队的协作精神，同踩一个节拍点，犹如万炮齐放，一种气壮山河、排山倒海、永不服输之势。

新兵备受推崇的是个人军事素质及体能。真正受到尊重的人是积极上进的人、刻苦训练的人、各方面素质过硬的人。

新兵连的生活是枯燥的，但也是每个军人最值得记忆的。紧张有序的训练安排，多种多样的军体活动，构成了每个人的美好回忆。新兵生活是艰苦的，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练出坚强意志，才会有苦尽甘来的乐趣——这一切是我人生扬帆起步的开始。

跟在车后，不时兴奋地抱怨。为了能让春天住在家里，我只得一个劲地鼓励和赞美。

终于气喘吁吁地将它们运回，迫不及待地在门前一字排开，便与男生讨论应将什么花安放其中。没想到，刚十岁的男生很有主见的安排，让我吃惊。小的栽文竹，让我们家中增添一点儒雅气；大的栽常绿的金钱树、龙须树，净化家中空气；再其它，就栽些能开花结果的，如番茄、茄子、青椒，让我们每天都有盼头。说着绕着这些花盆来回观赏，很满足的样子。“这哪跟哪呀，花与蔬菜一起上。”我笑着嚷嚷。男生见了补充道：“这叫精神与物质相结合。”说着，一转身刺溜一下从我身边溜走，留下我在花盆前愣了好久好久，心儿竟情不自禁地开始柔软起来。

以后的日子便开始忙碌着，运土，填盆，施肥，浇水，会有意关注天气。这些植物一如年少时我爱的花衣，有时虽不能左右它们，但日日与之照面，心中有希望，日子便也活色生香起来。

我马拉松了

□ 姚维儒

马拉松，常人看来很神秘，且遥不可及。然而，小城高邮的一些人，在跑步协会精英的带领下，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撕破了马拉松的神秘面纱，并使许多长跑爱好者从中享受到她的无限魅力和快乐。

我可能是今年高邮跑步协会报名参加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年龄最大者。去年我参加了中国京杭大运河申遗百里毅行、界首毅行和临泽百里毅行。但跑步和暴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想挑战马拉松则成了我心中的梦想，扬州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是家门口的赛事，自然就成了我的第一选择。

那几天，我特别注意天气预报的变化，当知晓比赛当日有雷阵雨，心中竟窃喜，因阴雨总比暴晒好。因上次郑开马拉松比赛的高温气候，让参赛者吃尽了苦头，“蓝色的山风”每当诉说到郑开马拉松就耿耿于怀。当天，扬州虽然没有太阳，但气候闷热，湿度大，赛道湿滑，并不太适宜马拉松，对参赛选手来说也是个小挑战。当然，对于我这个业余的新马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今年扬州马拉松的路线基本上与去年一样。已然成为中国最美、最具文化内涵的一条马拉松线路。在这条线路上，有扬州的母亲河——京杭大运河，有东关古渡、唐城、宋夹城遗址、瘦西湖、平山堂、双博馆等众多文博景点。我们跑在路上，犹如时空旅行一般，感受的是2500年的人文史脉和“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遗迹，体验的是“从古跑到今”。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一个城市的马拉松线路能像扬州这样，短短21公里的路程，竟密集分布着数十个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

真想不到退休后的我，还能穿上运动服与年轻人入伍，行进在马拉松的竞赛场地上。边欣赏千年古城的秀美风光，边吸纳路边花草的芳香，边与路边观众热情地互动，脚下的步伐也不由地轻快起来，用自己的脚丈量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厚重与繁华，心中油然充满着自豪与愉悦。仿佛这不是一场考验人意志与体能极限的比赛，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快速集体观摩。

我原先约跑的伙伴从一开始就走散了，我只得按自己的既定速度匀速前进，然而跑完10公里的时候，肚子竟叽叽地叫了起来。我忠实地执行了2012扬马高邮参赛须知中“大半饱为好”的告知，一碗牛肉面只吃了2/3，因5点半就集中开拔了，忽视了吃得太早的缘故。怎么办？我一路寻觅有没有吃的供应，可连饮料也没有，我只好每因逢水站就多喝点水，这也明显影响了我后半程的行进速度。我宽慰自己，重在参与嘛，能在规定时间内安全跑完全程就是胜利。

在13公里处的平山堂脚下供水点，我遇上了本单位的孙医师，有了伙伴，边跑边说着，打打岔，也就不集中心思找吃的，随之心情似乎也好了起来。到20公里处，孙医师加速了，先我2分钟到达终点。当我抵达终点时，计时器显示为10:26:03，第二天从网上查知，我的净成绩为2:24:42，排名2855。作为一名“奔七”的“新马”，有这样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马拉松的人海中，不乏年长的老者，更有小不点的儿童，还有穿古代戏装手拿折扇的玩者……他们的参与，为“扬马”增添了许多亮色，也诠释了全民健身“我参与我快乐”的精髓。

临近终点，救护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一边是现场救护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也在和时间赛跑！一边是运动员争先恐后的冲刺，他们在收获成功的喜悦，这就是马拉松的无穷魅力所在。

小桥人家

□ 郭德荣

一道小桥像条软溜溜的扁担，挑着两岸各一户人家。桥北一家住的是茅草屋、土基墙。家前屋后长着葱葱蒙蒙的古柳树，树荫下，一个小姑娘正和妈妈收拾养蚕的竹匾。

桥南有一大片洼地，春夏时节，积满水，深及膝盖，长着丛丛青蒿，密密芦苇。洼地边住着一户人家，姓韦，大人小孩都叫他韦二爷，他家门前有一排桑树，门边堆满了渔具。韦二爷很会取鱼，还会掷飞叉，很准。有一次暮春午后，他提叉在河边巡视，见对岸有只老鳖正歇在树桩上晒太阳，他顺手飞起一叉掷去，刺中，又尖穿透鳖甲，把老鳖死死地钉在树桩上，人人称奇。

韦二爷特别善捉黄鳝。他坐在门前光着上身，穿条短裤，低头穿丫子。这丫子专捉黄鳝用，篾制，呈人字形，圆筒状，两筒交叉处相通，其中一筒装有倒刺，好进不好出。黄鳝喜吃蚯蚓，即把蚯蚓用篾片穿上，放入丫中作诱饵。傍晚时分将丫子放到沟渠边、田埂旁，夜晚黄鳝出洞觅食，就一头钻进了这条死胡同。第二天大早，韦二爷出来拎起丫子，放入担中，挑回家，打开上盖，哗地一声倒出黄鳝，有时一丫数条，很少有空门。

中午时分，韦二爷不睡午觉，而是爬到枝叶婆娑的老桑树上打桑叶。他采完满满一筐桑叶后，就跑到桥头，向对河喊：“小兰子，来拿桑啦！”只听得河北柳树丛中回答：“噢，来啦！”不一会，飞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蹦蹦跳跳过了桥，直奔二爷家来。

小兰的爸爸与韦二爷沾点亲，大概是姨表兄弟吧。小兰爸爸在外做手艺，妈妈在家一年养两季蚕。他们家养蚕卖茧，少数留下来自家在滚水锅里剝丝，蚕蛹留着喂猪。乡下小姑娘还把茧子剪个口，倒去蛹，做成花，点上红的或黄的着色，戴在鬓前或插在辫根上，走起路来，楚楚动人。

韦二爷家桑叶全让小兰家包了。小兰戴着茧花来背桑叶时，二爷还递给她紫红的桑枣，有时还让她带点划好的鳝丝回家。每年，小兰妈织一条丝质的腰带送给二爷。二爷都珍藏着，一直舍不得用。

春来，河北的柳树扬起洁白的花，秋去，河南的蒲草抽出橘黄的穗。年复一年，韦二爷总是驮着背、背着篓，四处捉黄鳝，总是摘满一筐又一筐的桑叶，喊隔河的小兰背回家养蚕。小兰妈总是织着一条又一条丝带，悄悄送过小桥。